

李承鹏 | 上海是预示未来一百年的大河

[李承鹏](#) Today 6:23

文 | 李承鹏

2022年，上海人民说：“在这么短暂的人生中，我们少了一个春天”。上一年少了一个春天的是长春，再上一年，是武汉。其实还有更多，我不记得了。

其实每一个人每一秒钟都可以少一个春天，只要心头还笼罩着精神方舱。一个叫钱文雄的男人受不了压力就上吊自缢了，差不多同时，一个叫陈顺平的小提琴手也跳楼自杀。后者总是让我想起傅雷，死得很礼貌很温情，为了让妻子多睡会儿，只留下两张纸条，就翻身从五楼跳下去。

1952年，元帅问：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队啊。

这是悲愤和无助的四月，每天在朋友圈看各种信息，打电话问各路上海朋友，饥饿、自救、团购、感染、死于急诊门外、老人、小孩、女人在喊叫.....看着听着，忽然就把各种信息搞混搞串了，我觉得所有的悲伤只是发生在某个模糊而具体的人身上，这个人站在阳台上，分不清男女，也分不清贵贱，只是面孔充满饥饿、绝望、无助，说：

上海怎么了？

上海没怎么，是你幻觉了。你以为有亚洲最好的迪士尼、米其林、科技公司、高素质人群和城市文明，就不会被锤。根据杠杆原理，锤或不锤在于锤子主人。生活之锤砸下时，你躲无可躲。

周树人那会儿还有租界可以躲避，你有什么？你抬头看不见收留你的内山完造，只能看到容纳你的大白。

看，他们终于对94岁的老人动手了。

这是我少有分得清的故事，一个叫职烨的人求助：“我外婆94岁了，阳性后连续三天自测已经转阴。街道居委会却要求外婆马上收拾东西去方舱。凌晨两点半左右，警察强行撬开房门冲了进去，外婆说不会去的。他们就上手了！卷起被子把外婆拖走，外婆被拽倒在地上……然后被带到桃浦护理院，没有床没有被子，发了一个枕头！”

我还清楚记得一个贴子：“我父亲疫情期间无法看病，几天前就走了。殡仪馆来接他遗体去火化对着他喷了很多消毒水。我母亲拿着他早上刚出来的核酸阴性结果，哭着求他们少喷点，少喷点，他是阴性。”

《蝙蝠侠》作者比尔·芬格有个金句：“没有一座城市是永恒的，即使是哥谭市。他们被封在一个大盒子里，在盒子里活着，在盒子里购物，在盒子里死去，像个机器人，这就是他们想要的，难怪这座城市疯了。”

幸亏芬格1974年去世，否则小粉红就会说这是辱华会逼蝙蝠侠下架。疫情之下美国太惨了，一棵白菜要卖100元，年轻女孩为了食物就跟志愿者上床，由于等待核酸证明很多得不到救治的老人小孩死在医院门口。据报道：美国满大街的人拿着冲锋枪互相扫射，只是为了抢得一箱产自中国的圣药：连花清瘟。

花十五天研发出来的连花清瘟确实是圣药，不看广告看疗效，昨天我在家里打扫卫生不小心洒了点连花清瘟在扫帚上，今天早晨起来一看，扫帚已经长成这样：

这世上有一种病毒叫傻逼，且傻逼和病毒一样不可清零。看过《病毒简史》就知道：人类唯一清零的病毒叫天花，从拉美西斯五世感染天花死

去到1979年科学家攻克天花，整整花了3100年。病毒对人类是有巨大贡献的，没有病毒就没有光合作用，没有病毒杀死海水中的细菌，大海就是一汪细菌水。病毒中一个基因能合成一种叫“合胞素”的蛋白质，能形成一种东西，那东西就叫“胎盘”。没有病毒，就没有人类。

可是即使病毒清零，傻逼也不可清零。每一头傻逼内心都长着一个体校学历的吴京，他们不读书，且对此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，“我爱国，凭什么讲科学”。他们两眼充满着愚蠢的狂热，分不清细菌和病毒，他们把防疫当成小时候参加爱国卫生运动，一尘不染、片甲不留，无论你走到何处，身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祖国，无论你核检是阴是阳，前方都有一个方舱。

最新的消息是：北京方庄的社区医生开始接受新华社采访指导上海的防疫工作了。要不要了解一下赤脚医生，要不要了解一下电影《春苗》.....这部四十多年前的鸡血电影跟连花清瘟一样，包治百病。所以不要奇怪十年脑血栓想出的方法：一个阳性就把一个小区封掉，却又强迫全小区集中测核酸交叉感染；你明明转阴，可疾控还是必须送方舱；十四天后证明你确实是阴，可既不能呆在方舱又回不到小区.....从医学层面上你是阴，从社会面上你还是阳人，你就是阴阳人。

看过一个划时代的视频：高速封控区，服务人员对被贴了封条的司机高喊：“你人不能出来啊，但可以点四菜一汤”，司机问“那我拉屎咋办”，下面的人员喊：“拉屎把口罩戴上，屁股冲外面拉”。从技术上我是忧心忡忡的，要是风大怎么办，要是拉稀怎么办。

不是不懂科学，而是太懂利益。V姐说保供食品的连公司都注销了还能进小区，连发放的连花清瘟都是假的（这个梗太意味深长了），并且，抗原试纸的生产日期居然在“2202年4月”。

民愤极大。民心可用。

所以开始抓人了，北京卫健委主任也被抓了，涉嫌贪污及其他.....该抓的抓，该死的也死了。有关部门郑重提醒市民，保留好团购时有效证据以便将来维权之用。拨乱反正，云开雾散，民心大快。

王垕说：丞相，军粮不够，这仗怎么打啊。曹操：可用小斛发粮，帮我撑几天。数日后，王垕说：这招不行啊，兵士们都闹起来了啊。曹操：跟你商量件事儿。王垕：啥事儿？曹操说：借汝项上人头一用。斩了王垕，三军用命奋力杀敌.....

我常想，我们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时代：我们处于光荣的时代，处于环时说的崛起中难免有瑕疵的时代，处于每个人竭力打拼即使虚脱也要喊一声“嗨，早晨，你好”的假装时代.....时代镀着金箔，却张着它青铜的大嘴。岁月透露豪情，终不免引颈挨一手杀猪刀。高铁隆隆急驰，其实公务舱与普通舱是一个命运，别吹牛逼你的头等座可以任意旋转、放平，倾覆之时每个人都是一个结局。如果你跳车，只会发生地面与你躯壳剧烈磨擦的一团火光，而车上的人对你的愚蠢行为嘲笑无比。

经此一劫，上海显示出对自由的渴望和自救能力。但不要无限夸大上海，不要虚幻一个充满希望的锡安之城，否则你无法解释发霉的保供食品，打人的本地大白，举报对门是阳性，与权力部门勾结哄抬物价.....的故事，以及以下故事：

在广泛批评缺乏食物和居委会的时候，终于有人辟谣了，“真心给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点赞，这是父母家发放的第五批（进口水果）和第六批物资（10kg日本大米，腊肠火腿酱油肉，牛奶，鸡蛋，稻米油）昨晚志愿者发放到半夜又怕惊扰休息，放在每家每户门口，邻居老人早上都被惊喜到了。老人收到政府这么好的慰问，心里也有一份慰藉。这几天医护还上门为父母做核酸检测，给优秀的基层干部群众点赞也给辛苦的志愿者们点赞。”

经查，这其实是上海市政协家属院。

这个梗跟西安力证民众正在幸福分发菜品的照片一样。经查，尚朴路23号，省人大家属院。

上海和西安很多不一样，上海和西安有什么不一样？

我去过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，上海如此伟大，如此繁荣，如此生动多情.....可是上海如此脆弱，如此不堪一击，冷漠如坚冰。经此一劫你该明白了，不是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泪流满面，而是总有一层坚冰让你头破血流。从这个角度，上海和青海没什么不一样，六六与监狱网评员没什么不同。大家都是出来卖的，体位不同。

每一个混蛋，当初都只是一个孩子。时代的一粒尘埃，砸到每一个混蛋上都是一把铁锤。你看，郎咸平、六六、杨华、韦桂国、沈逸、秦培丰.....一片哀嚎。王为说，北宋“六贼之首”的奸臣蔡京终于被下旨流放，一时间普天同庆。门人吕辨问了蔡京一个问题：“您看问题又高明，见识又长远，也深知国家大事，怎么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呢？”蔡京答：“非不知也，将谓老身可以幸免”。

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：我不是不知道，我以为我可以幸免啊。

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其实是同住在一个大的封控楼里。在思想即病毒的时候，思考就遭人嫌弃，有的阴了，有的阳了，有的坚持清零，有的希望共存。坚持清零的被铁锤砸了后也哀嚎，希望共存的当对面有了阳，便怒喊着赶紧“拉走、拉走”。即使有少数人坚持，也在无数次重复核酸检中，渐渐地就从阴性变成了阳性.....如果你还坚持阴性，那就继续核检，直到把你测成阳性。

上海终要解封，东方卫视那台被骂到延后的“上海抗疫晚会”必定也会举行，世界马上会变得光明、幸福、正能量。经过奋战，顺义高丽营终于从漫长的封闭中解封，三千多名村民幸福之极，人们随着镇党委副书记、镇长马利一声宣布，不约而同地开始合唱《我和我的祖国》

我们唯一聊以坚持的只有人性，如同坚守冰箱里最后一个馒头，

记住以下：

交大电院退休教授，上海书协会员，书法家吴中南老师在急诊病逝，缺少氧气等医疗资源，哀求医生救治未果...夫人亦感染为阳性（ETHAN）

我爷爷胃出血、血小板个位数、大脑缺氧、高血压高血糖，因为上海优秀的防疫管控未能得到有效治疗，第一二天打120,120死了命的拖时间不给转院，3月29日最后在病房中逝世。（岛听风）

瘫痪的聋哑老人因无核酸报告被医院拒诊，后离世。（浦东新区三林镇77弄盛世南苑2号楼）

我们同行，丹纳赫集团的某Hr，因心脏猝死没有核酸报告耽误治疗，导致死亡。（红豆KK沙棘原浆）

我的妹妹，原本在上海上学，疫情发生前回到了老家，抑郁加重但是没有办法回来就医，11号从15楼坠下，永远离开了我们。Sylvia，她才21岁。（芳芳芳芳芳）

一个叫陈相汝，三岁零十个月的小女孩发烧了。父母大清早跑到北京西路儿童医院，可是发热门诊停诊关闭。挂普通门诊，可是内科和呼吸科不让挂，原因只是，孩子在发烧。然后去万源路儿科医院，竟然全院封控。折腾八个小时后才打听到泸定路儿童医院下午开门诊，经过漫长拥挤的排队测核酸，一个小时后排到时女儿已经没有力气了，当医生开始检查时，女儿已出现严重抽搐惊厥大小便失禁，失去了意义，瞳孔对光照没有任何反应。医生说：救活了也没意义。父母签下放弃治疗承诺书，医生拔掉了呼吸机。

也许那个小女孩生命的最后还在努力挣扎，她一定是个懂礼貌的漂亮小女孩，让我想起第三帝国时代，有个犹太小男孩临刑之前还问士兵：

“叔叔，我站得直不直”。

陈杏虎发了一条贴子：上海徐汇有一条河叫漕河泾，今天漂来了一具尸体，死者是一位老阿姨。她从哪里来，遇到了什么事情，自杀还是他杀，没人知道。十几天前在这里还目睹另一具尸体，是一个叔叔。岸边居民都站在自家窗户前全程目睹着消防和医生打捞，测心跳，装尸袋，运走，大家就这样看着，也不敢作声。原以为第二天会有新闻报道，却也没动静。这两个逝者和一起围观尸体的人，从小成长于怎样的水土、环境，这些因素在何种程度上形塑了他们，又在何种程度上悖逆了他们？我们围着铁窗看尸体，就像大学时看的《伴我同行》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它激起的涟漪依然在。

上海是什么？上海就是她面前奔腾而过的那条大河，漂过太平天国军队的战船，漂过洋枪队，漂过英勇抗战的淞沪战役将士遗体，漂过张爱玲，她只想了一秒钟，就知道自己还是喜欢穿着漂亮旗袍而不是蓝灰军装，迅速收拾好行李，从此地而香港，而遥远的彼岸，连信都不想再写一封，永世不见。

张爱玲知道，上海是可以预示未来一百年的大河。

这两年发生的事情，不止这两年发生的事情，让人觉得总有什么笼罩下来，曾拥有的珍贵的东西迅速远去。我的一个做外贸的朋友遣散了员工，开始跑滴滴了。我的另一个电视台朋友，开始借钱了，开始是三千，现在连五百元也借。一个哥们因为生意失败，女朋友远走他乡，他卖掉所有家当，下落不明。

《白鹿原》里有这么一段：几十年后，红卫兵们从原上走下来，挖开了朱先生的墓，正在批斗骸骨时，发现一块砖，正面写一排小字：天作孽，犹可违；反面也写一排小字：自作孽，不可活。红卫兵们怒不可遏，把砖头扔在地下，那砖忽裂成两半，原来是夹层砖，中间赫然写着一排字：

“折腾到何时为止”